



寒花晚节香

□陈 军

如果把人生比喻为“四季”，我们“七零后”确实是到了一年中菊花开放的年龄。每当秋深，霜天寥廓，我总想起古人那句“虽惭老圃秋容淡，且看寒花晚节香”。这寒花，便是菊，而“晚节香”，则是岁月馈赠给生命最厚重的礼物。

我喜欢菊，常以它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。尤其到了秋天，自然万物开始凋零，内心深处的“悲秋”之情便蠢蠢欲动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虽没有诗人刘禹锡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才情奔涌，但胸中常怀“秋日胜春朝”的激情，总想为这个季节表达点什么。

闽北的秋来得总比较晚。十月的季节，烈日依然灼心，炎热如夏，丝毫没有秋的凉意，连丹桂都失约，迟迟未见开放飘香。或许，正是经历了漫长炎夏的“煎熬”，才有了秋色的曼妙。秋天是有颜色的，它的调色盘丰富无比——“谁持彩练当空舞？赤橙黄绿青蓝紫”，但它的底色，终究是金黄。龙岩上杭临江楼因毛泽东的名篇《采桑子·重阳》而闻名遐迩。临江楼矗立在客家母亲河汀江河畔，秋天临江楼前盛开许多金黄的菊花。登楼四望，秋风萧瑟，秋江浩渺，黄花满

地……

秋天又是有气味的，泥土味、花香味、果熟味，五味杂陈。暮秋的风带着三分萧索，它卷走银杏的金，催落桂子的香，也吹醒了篱边的菊。菊，是被时光遗忘的信使，偏要在万物收敛时，将积攒三季的力量绽放成枝头火焰。当朔风卷起落叶，百花零落成泥，菊却迎着寒风愈发精神。霜愈重，叶愈翠；风愈冷，花愈艳。它不与桃李争春，不与荷莲抢夏，独择万物凋零的深秋绽放，以单薄花瓣抵御寒风，用清淡香气点缀寒寂。

这并非孤高自赏，而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，是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气节，也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。它用一生诠释“晚节香”的真谛：秋天不浓不淡、天高地阔、风轻云淡，温文尔雅，如人至中年而淡如菊，独傲秋霜。真正的高贵，不是在顺境中争奇斗艳，而是在逆境中坚守本心，“映朝露、傲霜枝”，于清冷处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华。

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样赞美菊花，将其象征为革命精神，暗喻共产党人顽强的意志与坚韧不拔的毅力。他在《秋菊》中写道：“秋菊

能傲霜，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，风霜其奈何？”个体的成长之路从非一帆风顺，磨难愈多，愈能考验一个人的毅力。面对诱惑而不变本色，方见定力与担当。历经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困难，人生风景才愈加波澜壮阔。成长本身，就是阅尽沧桑、不断排除艰难险阻的过程。

“秋从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唐代元稹的《菊花》诗，先写秋菊之盛与诗人看花的悠闲情态，后从菊花凋谢最晚的角度，道出独特的爱菊理由——实则是赞美菊花历尽寒冷最后凋零的坚强品格。

古代文人雅士，常借梅、兰、竹、菊以喻清高拔俗的情趣，追求“凌霜自行，不趋炎势”的气质，涵养“虚怀若谷，人淡如菊”的人格。这正是君子正直、虚心、纯洁而有气节的写照，正可谓：“不羞老圃秋容淡，犹有寒花晚节香。”

我们经历过春之轻盈、夏之奔放，到了人生之秋，终于变得安详刚毅，成熟内敛。秋天是成熟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季节。秋菊有佳色，经霜花更香。这“晚节香”，是生命在岁月淬炼后凝结的芬芳，是坚守本心的高贵结晶。



故乡的水碓

□黄祖明

前年暑假在浙江横店，一座水碓蓦然闯入眼帘。它咿呀转动的水轮，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我尘封的童年记忆，将我的思绪拽回闽北的松溪河畔。

我的故乡在闽北，在建溪支流的松溪河畔，松溪像一条绿色的玉带挂在故乡亲的腰前。因为故乡三面环水，乡亲们的生活始终绕着她展开：灌溉、洗衣、沐浴……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，是溪边那座终日吟唱的水碓。

水碓多以松木或杉木制成，借水力推动转轮。山涧旁的常用于引水灌溉，溪畔的则多用于舂米、制糍。它是村庄的脉搏，为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省去不少劳力。

每月底，父亲总会挑着稻谷，走向村西的溪畔。那里有全村唯一的水碓，家家户户的稻谷都在此脱壳成米。父亲忙于农活，排队等候的任务常落在母亲身上。于是每逢放学或周末，我便雀跃地随母亲前往。

还未走近，便听得流水哗哗；再近些，水碓咿呀作响，如一首古老的童谣。抬眼望去，八九米高的木轮缓缓转动，带动五六个石臼此起彼伏，“咣嗒、咣嗒”的舂米声节奏分明。金黄的稻谷在石臼中翻滚，渐渐褪去外壳，露出雪白的米粒。在没有碾米机的年代，这朴素的水力机械，完成了粮食蜕变的使命。

年终的水碓更是热闹。家家户户蒸好糯米，抬至溪边做白粿——也就是江浙人口中的年糕。父亲会请来十几位做粿能手，将蒸熟的米饭倒入石臼反复捶打。母亲则备好酸菜，用热乎乎的白粿夹着分给乡邻。我常乘人不备，先尝为快，那酸香软糯的滋味，至今萦绕舌尖。

更让我难忘的，是村里那位叫“广东仔”的能手。他不仅粿做得好，还能信手捏出鸚鵡、白鸽等动物。有一年，我鼓起勇气求他做只“白鸽”，他欣然应允。只见他揪一团粿，一搓一揉，指尖轻划几下，一只栩栩如生的白鸽便跃入掌心。我捧着它在村里奔跑炫耀，仿佛真能带它飞向天空。

后来，碾米机与年糕机陆续进村，水碓渐渐沉默。我读师范那年，它被彻底拆除，原址建起现代水泵站。“广东仔”也因病早逝，再无人能用粿团捏出会飞的鸽子。

去年返乡，我特地重访旧地。溪水依旧潺潺，却再无咿呀之声，不见木轮转动，不闻白粿米香。

啊，故乡的水碓！你不仅是岁月的见证，更是我童年欢乐的载体，是永远萦绕于心的乡土印记。

（作者为闽北人，曾任中学教师，后辞职去上海，现定居江苏海门。）

石狮独白

□许伟明

我是长河桥上的石狮
风雨刻进脊背，苔衣覆上爪隙
一千年望流水，五百年数星霜
你匆匆走过，我凝望河面
我们共同守护的——
是岸畔灯火织就的故土
是比流水更绵长的牵挂
若沉睡太久，便以风雷觉醒
若使命在肩，便将磐石的身躯
站成永恒的誓言
直至河枯桥老

听 海(外一首)

□朱盛柏

海与天缝合于一线
风挟咸味，贴上脸颊
我敬畏这深邃的蓝
潮水涌来，我撸起裤脚轻蹙
又忽然驻足——浪花碎成亲吻
原是大海递来的问候

沙滩如少女肌肤，脚印被潮水抹平
在落日坠海前，我寻找虎皮虾的足迹
追忆昨夜海岸边
一场被海浪卷走的梦

一湾秋水

几声鸟鸣，街走剩余的暑气
秋水拭净远山的眉黛
月光撒网，打捞河畔的寂静
网眼间，小渔船凝成白霜

山影被暮色叠进褶皱
蝉鸣沙哑，渐渐沉入这一湾清澈

爱廉说

学习 廉语



“本立而道生。”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，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让一切不严肃的东西近不了身，附不了体。

——《党员、干部都要按照“三严三实”要求鞭策自己》（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）

本立而道生（木雕）张瑶作

再一次重逢

□唐 彬

光阴匆匆，五十年过去，七十名老兵重返某地军营。青丝已成白发，目光依旧炙热。

军营大门庄严如昔，哨兵身姿挺拔。营区整洁有序，现代化设施间仍可辨旧时踪迹——连部、营房、食堂的方位，早已刻进记忆深处。一位老兵轻声指点，声音微颤：“这里、那里，都有我们的影子。”

训练场上，年轻士兵的口号震天响。老兵们驻足，仿佛看见半个世纪前的自己：摸爬滚打，浑身是土，心里却踏实明亮。他们举起手机，在红砖大礼堂前合影。这礼堂见证过周末的电影和赛歌，此刻更见证着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与敬意。

离别时刻，老兵们在营门前久久不愿离去。“再见吧，军营！”喊声不如当年洪亮，却饱含深情。山风带走了问候，带不走刻进骨子里的眷恋。

重逢的集结号吹响，记忆如潮水涌来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浸透着青春的汗水。军号声、枪炮声、林下村的溪水声，都在诉说曾经的故事。

五十年后，古城的宴会厅里，老战友举杯共饮，齐唱战友之歌。岁月重逢，更觉情谊深重。期待再聚，续写属于他们的军旅华章。

军营西北角的小池塘，已化作静谧小湖。老兵们亲手栽下的榕树苗，如今枝繁叶茂，垂下的气根在风中摇曳，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记忆。

他们在湖畔合影，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故事的缩影。简陋营房已变成现代化营区，军旗猎猎，金色训词闪耀光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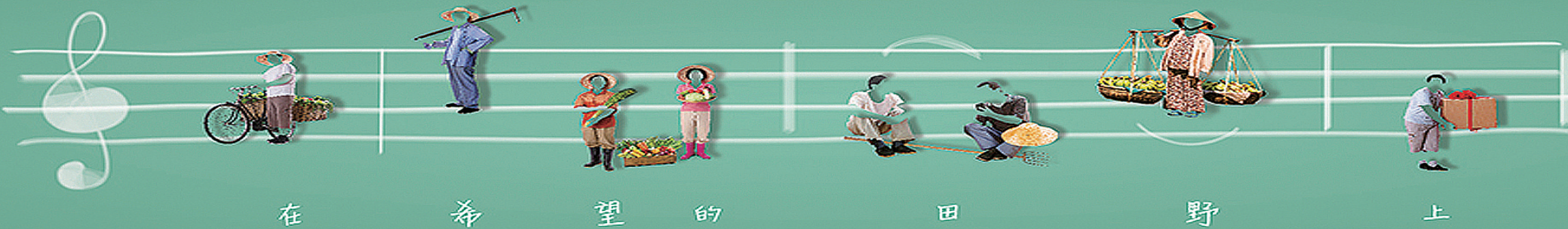
临别时，湖水脉脉相送，树叶沙沙祝福。带着岁月的沉淀，老兵们将这份情长珍藏心底，期待下一次重逢。



武夷诗会



用辛勤劳动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